

# 重访塔斯马尼亚：《英国乘客》对“帝国哥特”的后殖民改写

## Revisiting Tasmania: The Post-colonial Rewriting of Imperial Gothic in *English Passengers*

金 冰 (Jin Bing) 王雨馨 (Wang Yuxin)

**内容摘要：**英国当代小说家马修·尼尔的新维多利亚小说《英国乘客》通过精心构建的双重叙事线索，追溯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在小说中，尼尔戏仿了19世纪末英国盛行的“帝国哥特”文学传统中将殖民探险与哥特元素相结合的主题模式，不仅审视了帝国主义话语在种族他者建构过程中的权力运作，揭示出历史上塔斯马尼亚岛上残酷的管理体制所带来的殖民暴力与创伤，而且提供了替代性的多元共同体生存模式，借此为“帝国哥特”小说中“土著化”的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批判了“帝国哥特”小说中普遍存在的退化焦虑背后隐含的种族主义倾向。

**关键词：**帝国哥特；后殖民改写；《英国乘客》

**作者简介：**金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维多利亚小说与现当代英美文学；王雨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新维多利亚小说。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批号：21&ZD281】阶段性成果。

**Title:** Revisiting Tasmania: The Post-colonial Rewriting of Imperial Gothic in *English Passengers*

**Abstract:** In his neo-Victorian novel *English Passengers*, contemporary British author Matthew Kneale traces the history of Tasmania over nearly half a century through a carefully constructed dual narrative. In this novel, Kneale parodies the Imperial Gothic literary tradition prevalent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which combines colonial adventure and gothic elements. Through this parody, Kneale reviews the mechanism by which imperialist discourse constructs racial otherness, disclosing the colonial violence and trauma wrought by the brutal system of governance in Tasmania. He also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survival in the form of a pluralistic community, thereby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going native” and criticizing the latent racism underlying the pervasive regression anxieties in Imperial Gothic novels.

**Keywords:** Imperial Gothic; post-colonial rewriting; *English Passengers*

**Authors:** **Jin Bing**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Her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Victorian fiction an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mail: [jinbing2001@hotmail.com](mailto:jinbing2001@hotmail.com)). **Wang Yuxin** is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Her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neo-Victorian fictions (Email: [514080745@qq.com](mailto:514080745@qq.com)).

《英国乘客》（*English Passengers*, 2000）是英国当代作家马修·尼尔（Matthew Kneale）创作的一部新维多利亚小说，小说在出版当年即荣膺“惠特布莱德”年度图书奖，更是一举入选布克奖短名单，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这部小说中，尼尔巧妙地融入了二十余个不同的叙事声音，并采用两条并行的时间线进行叙述：一条是19世纪20年代，聚焦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早期的白人定居者的殖民活动以及土著人的反抗斗争；另一条是19世纪50年代末，讲述了由威尔逊牧师（Reverend Geoffrey Wilson）、种族主义人类学家托马斯·波特博士（Dr. Thomas Potter）以及植物学家伦肖（Timothy Renshaw）组成的探险队乘坐“真诚号”轮船从英国出发前往塔斯马尼亚岛进行探险活动。两条时间线依靠白人和土著混血皮维（Peevey）的不断讲述连接到一起。《英国乘客》沿袭了19世纪末“帝国哥特”（Imperial Gothic）小说中殖民探险与哥特书写相结合的主题传统，同时借助融入多重叙事声音提供了比照修订视角，从后殖民视域对这一题材进行了颠覆与改写。哥特书写成为尼尔用以批判英帝国扩张行为与殖民实践的话语策略。正如批评家米歇尔·罗斯（Michel L. Ross）所说，尼尔重新塑造了旅行探险与哥特主题等元素，“出色地质疑了英帝国的全部殖民冒险行为及其所依托的概念框架”（249）。

“帝国哥特”这一术语由帕特里克·布兰特林格（Patrick Brantlinger）在其经典批评著作《黑暗统治：1830至1914年英国文学与帝国主义》（*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1914*, 1988）中率先提出。在他的定义中，19世纪末期出现的“帝国哥特”小说巧妙地结合了探险故事与哥特元素，将“帝国主义看似科学、进步、通常是达尔文主义式的意识形态与对神秘主义的反感结合起来”（227），围绕着人性退化（regression）、外来入侵（invasion）与冒险活动及英雄主义的式微（waning of adventure and heroism）三个维度展开。这一文学类型出现在英帝国的巅峰时期，表现出对于宗教正统、文明状态以及霸权地位衰退的深深焦虑。<sup>1</sup>

“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看，文学与历史密不可分，文学实则是对历史

<sup>1</sup> 参见 Patrick Brantlinger, *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1914*,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9.

的映照”（“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191）。若将 19 世纪末兴起的“帝国哥特”小说视为英国内部对处于鼎盛时期帝国未来命运的隐秘忧虑与深切焦虑的文学映射，那么《英国乘客》对“帝国哥特”的改写则呼应了后殖民时代语境下对英帝国殖民历史所进行的揭露与批判。小说通过复调叙事赋予了殖民地土著人物声音，旨在修正“帝国哥特”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对殖民地本土经验边缘化乃至忽视的倾向，在此基础上质疑了该类型小说中对种族他者的怪物化刻板描绘，并借由提供以多元共同体作为存续形式的结局为殖民地历史提供了可能的修正路径，消解了“帝国哥特”小说所表述的退化焦虑中隐含的种族主义倾向。

### 一、怪物书写与种族他者建构

安德鲁·史密斯（Andrew Smith）与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在共同主编的文集《帝国与哥特：文类的政治》（*Empire and the Gothic: The Politics of Genre*, 2003）序言中指出，殖民主义背后的理论支撑——种族等级差异源自西方人文主义长期以来通过排除他者的方式来确立自身位置的逻辑，也正是这一认知方式导致了西方与东方、黑人与白人、文明与野蛮之间二元对立的形成。哥特文学对怪物等形象的使用旨在对此二元模式发出挑战，与后殖民批评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不谋而合，因此“哥特文本不仅能够作为解读后殖民思想的文本资源，还成为了当代后殖民作家所采用的文学表现形式”（2）。在萨拉·伊洛特（Sarah Ilott）看来，哥特为恐怖和创伤的呈现提供了恰当的语言形式，常被后殖民作家采用，以之来揭示殖民暴力的残酷现实，对殖民话语进行深刻的批判。后殖民作家采用哥特的方式“逆写了‘帝国哥特文学’，这一文学类型正是通过将被殖民者他者化的叙述策略来支持殖民事业的”（19）。在《英国乘客》中，尼尔一方面挪用了 19 世纪“帝国哥特”小说中将殖民地土著人描述为可怖怪物的时代话语，同时也从土著人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该话语内在的建构性，对哥特小说中怪物书写的反向运用再次提示读者注意西方自我主体意识的形成往往基于对种族他者的非人化处理和话语权的剥夺。

有评论家指出，在维多利亚“帝国哥特”小说中，种族他者的形象往往是可怖的，并且这一形象从未经由被殖民者的视角所考察。<sup>1</sup>吉娜·维斯科（Gina Wisker）指出，维多利亚小说中的种族他者往往被塑造为一种原始的、邪恶的、神秘的怪物形象，是“令人恐怖的生物”（5）。《英国乘客》中，白人殖民者对于土著人的描述依托于这一话语模式，通过使用“乌鸦”“动物”“怪物”等系列譬喻将其建构为非人类生物。他们的悄然造访和不定时侵扰令白人定居者常常处于精神紧张状态之中，以至于他们的存在

<sup>1</sup> 参见 Marie-Luise Kohlke and Christian Gutleben, eds, *Neo-Victorian Gothic: Horror, Violence and Degeneration in the Re-imagined Nineteenth Century*, Armsterdam: Rodopi, 2012, 33.

“很难不令人感到不适（……）想到他们甚至夜间难以入睡”（240）<sup>1</sup>。在白人眼中，土著人的行为无法被理解与破译，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威胁。非人类、野蛮暴力的怪物特征在对土著女人瓦拉瑞克（Walyeric）的刻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白人定居者凯瑟琳·普拉斯夫人（Mrs. Catherine Price）的描述将瓦拉瑞克塑造成为一个暴力的怪物：“那个怪物，不配被称为女性，关于她的可怕故事不绝于耳，她用傲慢的眼神回应最亲切的微笑”（243），甚至当看到自己失散多年的小儿子返回丛林的时候，她也没有流露出任何重逢的喜悦，而是粗暴地将他踢开，这种冷漠的态度让凯瑟琳再次确认对瓦拉瑞克“邪恶到骨子里”（243）的看法所言非虚。瓦拉瑞克的形象符合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对种族他者、尤其是女性的描述话语。她作为种族和性别双重他者被塑造为怪物一般的野兽，每次出现都给文本笼罩上神秘与恐怖的气氛。《英国乘客》中，白人逃犯、捕鲸人杰克·哈珀（Jack Harp）在掳走瓦拉瑞克时，承认“她是个麻烦（……）像个粗野的动物一样又喊又叫，撕咬着”（47）。在哈珀的讲述中，瓦拉瑞克使用巫术蛊惑了他的同伴，并将其杀害后逃跑。这一叙述暗示了瓦拉瑞克具备超自然能力，对白人而言，土著人不仅是未开化的、暴力的野蛮人，同时也是难以理解的、高度神秘化的存在。在殖民时代，他者往往被投射为欧洲自我（European Self）的负面镜像。<sup>2</sup>他者与“怪物性”（monstrosity）相互联结成为凸显自身文明正当性的独特方式。萨拉·伊洛特指出，“帝国哥特”小说完成了将他者与怪物性相结合的修辞结构自然化的工作，成为了有助于缓解殖民者心理负担的殖民修辞的组成部分。<sup>3</sup>怪物化的他者作为一个负面、消极的形象，处于等待文明救赎的境地，这一修辞策略成为西方殖民者进行自我辩护的手段之一。

在尼尔的书写中，东方主义式想象被不断地解构和修订，尤其当白人殖民者也成为了土著人口中的“鬼魂”和“怪物”之后，自我与他者这组概念因两个文明之间的殖民遭遇而变得相对和复杂。在第一次看到白人的时候，皮维表达出对他们外貌的不理解：他们行动迟缓，尤其是肤色“像生肉一样，没有任何活力的气息”（53）。在土著人的观念中，深色的皮肤才是“正常的”和“人类的”，白人是“复活的死人”（55）。尼尔将皮维反观和书写自我的途径设定为将白人描述为怪物，巧妙地挪用了欧洲人惯常使用的话语表征模式，即通过对他的否定来言说并凸显自我之正常性。尼尔运用这一戏仿策略旨在阐明，文明与种族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为层级制度背书的合理依据，进而从根本上削弱了殖民侵略行为的所谓正当化基础。不仅如此，瓦拉瑞克也

1 本文所有有关《英国乘客》引文均出自 Matthew Kneale, *English Passengers* (London: Penguin Book, 2001). 后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本书暂无中文译本，文中所有引文均由笔者所译。

2 参见 Tabish Khair, *The Gothic, Postcolonialism and Othernes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9, 5.

3 参见 Sarah Illot, “Postcolonial Gothic,” *Twenty-First-Century Gothic: An Edinburgh Companion*, edited by Maisha Wester and Xavier Aldana Rey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9, 20.

在小说中以反抗行动进行了自我陈说，回击了殖民者强加的他者建构。瓦拉瑞克并不是殖民者描述中邪恶的生物，相反，她代表了头脑冷静、勇敢无畏的反抗者形象。通过重新审视将种族他者视为怪物这一认知方式的不合理性，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帝国哥特”小说叙事框架的基础。

塔玛·海勒（Tamar Heller）指出，“19世纪的小说中，将种族他者哥特化是焦虑的标志，焦虑的内容是黑人和白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混血杂交”（159）。维多利亚中期以后，英国社会上弥漫着对于制度、文化与种族族群退化的担忧，英国人不再坚信自身处于“必然进步”（inevitably progressive）的状态之中（Brantlinger 230）。根据优生学以及退化理论的解释，种族间混种（racial miscegenation）则是文明退化的重要诱因。如马尔乔（M. L. Malchow）所论述的那样，“混血是威胁了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界限的生物，是耻辱的活生生的标志与象征”（177）。对混血的恐惧与排斥情绪也深深渗透在“帝国哥特”小说之中。然而相较于此类小说表现出的对种族退化的忧虑，尼尔对“帝国哥特”的改写更加关注殖民地混血的生存境遇与自我认知问题。尼尔在小说中特别塑造了皮维这一人物，他是白人殖民者强暴塔斯马尼亚土著女人后所生下的后代，“持续地被投射为一种怪物”（Ross 259），甚至他也因为自己的形象产生一种自我异化感。皮维的同伴称呼他为怪物（freak），对他采取敌视和疏远的态度，因此皮维不断地产生非归属感与非依恋感，以至于曾出走到一个无人之地，其目的就是为了从众人之镜的凝视中逃走。当皮维第一次在水的倒映下看到自己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像怪兽一般的陌生人”（48）。他认为自己长相和土著人无异，但“发色是错误的，像炎热天气过后的草一样黯淡失色”（48）。对皮维而言，水面充当了审视和认识自身的镜子。镜像中熟悉和陌生两者诡异的结合引发了他对自我认知的深切困惑，并在再次望向水中确认之时，将自我误认为怪物般的他者：“他还在水里，带着惊恐的眼神盯着我”（48）。这种经过多次折射后的错认带来的陌生感正是皮维“暗恐”的来源。从白人殖民者普拉斯夫人对皮维外貌的描述中可见皮维代表了对种族边界的跨越：“黑黑的小脸蛋上顶着一头奇特的金发”（248），混血的身份让他始终游离在两个世界之外，成为了不被任何一方接纳的“怪物”。尼尔通过对混血皮维的身份混杂性书写，在一定程度上逸出了自我与他者、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二元对立框架。在小说结尾，皮维发现了一个全部由混血儿组成的社群，尼尔借此为“帝国哥特”小说中代表英国殖民主义内在退化焦虑的混血提供了以多元共同体为核心的替代性存续模式。

## 二、崇高想象与殖民恐怖

《英国乘客》中前往塔斯马尼亚岛的探险活动起始于威尔逊牧师的重大发现：威尔逊通过细致对比了《圣经》中伊甸园内四条河流的名称与塔斯马尼亚本土河流名称，认为其中存在的相似性能够作为有力证据，证明远在对

距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便是古老的伊甸园，因此激发了他想要去实地考察的决心，此次探险的结果也将为他的自然神学观点提供实证主义经验。尼尔运用威尔逊这一人物，将19世纪欧洲想象中殖民地的理想自然图景与恐怖现实并置，其塑造的岛屿空间在崇高与恐怖两个维度上交替展开。由此，尼尔一方面回应了“帝国哥特”文学传统中英雄式人物追求冒险活动的愿景；更深层次地，尼尔通过细致描绘英国在塔斯马尼亚岛上施行的暴力活动阐发了对维多利亚时期的罪犯流放制度与种族灭绝政策的批判。

在实地造访之前，威尔逊牧师在梦境之中对塔斯马尼亚岛进行了哥特式想象：“我面前耸立着的是像堡垒城墙一样陡峭的悬崖，与普通的悬崖不同，它们洁白、光滑、如同磨亮的白玉”（14）。当威尔逊牧师满怀谦卑与勇气攀登这些峭壁抵达山峰之后，“眼前奇迹般地出现了有史以来最绿的土地，一片郁郁葱葱、然而却井然有序的丰饶景象，已经消失了六千年的花园居于荒野之中”（15）。在威尔逊梦境中，关于自然的崇高愿景是传统的宗教理想投射的结果。他想象中的塔斯马尼亚岛就是象征纯真与自然的伊甸园所在之地，其中蕴含着神的设计。这样的自然景象所散发出的崇高感，既令人感到尊敬和畏惧，又令人心生向往，而它发出的亲切呼唤则是对他内心信仰与追求的一种回应和召唤。弗朗西斯·约翰逊（A. Frances Johnson）对此评论道，威尔逊牧师的哥特式幻想将塔斯马尼亚塑造为“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混合国度”（235），其中白人对于圣经般崇高的假设与英语文明的进步神话交织在一起，尽管该设想常被土著人的讲述所颠覆。然而威尔逊始终坚信这场非凡的梦是一种预兆，是对前往澳大利亚冒险旅程之正确性的确认。威尔逊在梦境中感受到的崇高感源自他对这个陌生岛屿的圣经式诠释，其中倾注了虔诚的宗教信仰。此外，塔斯马尼亚的内陆地带依然象征着尚未被欧洲人探索的黑暗之心。在塔斯马尼亚牧羊人致威尔逊的信函中，他不仅生动地描绘了这片宏伟景观，而且强调“除了原住民之外，尚未有任何人对这片广袤的荒野进行过探索”（21）。因此，维护宗教信仰的崇高与接受探险的诱惑同时成为了威尔逊接受查尔德先生（Mr. Child）的资助前往遥远的澳大利亚大陆的理由。

然而令威尔逊牧师未曾预料到的是，“他想象中圣经里的伊甸园早已被他的同胞打造成了一个地狱”（Ross 264）。随着小说情节的渐次展开，威尔逊想象中的由宗教启示所带来的崇高感不断地被殖民恐怖所置换，对流放犯的高压统治与对土著人的殖民压迫将塔斯马尼亚岛形塑为一个恐怖空间，充满着血腥事件和殖民创伤。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流放殖民地，岛上流放犯人口比例很高，1840年时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囚犯、刑满释放者及其子女。<sup>1</sup> 小说中三位英国乘客在途径塔斯马尼亚岛的重要港口——亚瑟港时，就被司令官半强制地安排对这一当时著名的实行军事化

1 参见 Stuart Macintyre,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76.

监狱管理的殖民地进行参观。如小说中的伦肖所言，“这个地方是地球另一端的母亲们用来恐吓不听话的孩子们的最有用的办法”（297）。历史上，亚瑟港是进行二次刑罚的流放殖民地之一，“与世隔绝的位置、优美的自然景观只为来强调其不负盛名的恐怖”（Macintyre 70）。小说中威尔逊等人目睹了这些流犯们所遭受的残酷刑罚：他们衣衫褴褛、在不停地干活，背上被鞭打的伤疤从侧面体现出那一时期的严苛管理。边沁的“敞式监狱”（panopticon）设计构想也被应用为改造囚犯的工具。这些刑罚让参观者产生了巨大的惊惧感，恰恰折射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对流放制度的期待效果——即“是一种真正恐怖之物”（qtd. Macintyre 54）。

对罪犯的严酷刑罚只是塔斯马尼亚哥特恐怖的一个侧面，白人统治者对土著人的殖民更是让该岛充满着屠戮与死亡，时刻处于霍布斯式混乱与残酷的自然状态之中。小说中出现了一封由“新世界土地公司”的雇员乔治·拜恩斯（George Baines）于1828年写给父亲的家书。在这封信中，拜恩斯讲述了自己所目睹的土著人被白人射杀后惨死的场景。在他的讲述中，海边悬崖并不是威尔逊神圣幻想中带着纯洁和神秘色彩的崇高之地，而是堆满土著人尸体的地狱：“目光所及全是鲜红色，仿佛是从地底不断喷涌上来的猩红色喷泉”（68），这一触目惊心的死亡场景为塔斯马尼亚岛蒙上血腥的阴影。在这一章的结尾，拜恩斯坦言自己知道“这是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信”（76），暗示着历史真相或许会被掩盖和遮蔽，但岛上的殖民暴行却从来没有停止，殖民者对土著人无所顾忌地屠杀使得死亡惨剧在不断发生。尼尔将塔斯马尼亚岛塑造为一个弥漫着殖民恐怖的空间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其历史依据。本杰明·麦德利（Benjamin Madley）的研究通过援引多重史料，旨在参证在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活动以及在“恐怖文化”（culture of terror）的殖民氛围下，塔斯马尼亚土著人最终发生了种族灭绝的惨剧。<sup>1</sup>

不仅如此，在深入探索塔斯马尼亚丛林腹地时，威尔逊再次经历了信仰的幻灭。面对越来越严峻的自然环境，原本坚称一切都是对信仰的考验的威尔逊最终坦承道：“突然间我感到自己被一种恐怖的幻象所萦绕，即一个失去指引的世界：一片空虚之地，万物皆由盲目的偶然所主宰。在这样的地方，一切意义皆丧失殆尽，人如何能忍受？”（370）在威尔逊的此段独白中，他梦境中的崇高愿景早已不复存在，残酷的自然意象取而代之。一方面，威尔逊对残酷自然作出的情感回应象征性描摹了维多利亚人面对宗教信仰衰落时普遍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正如批评家所言，尼尔的写作表明，“在殖民语境中，崇高是类似于东方主义的西方强加之物，侵略者借此渗透进他们永远无法理解的事物之中，然而其间唯有剥削关系”（Kohlke and Gutleben 18）。威尔逊的朝拜之旅并没有实现他英雄般的探险梦想，尼尔用反讽的写

<sup>1</sup> 参见 Benjamin Madley, “From Terror to Genocide: Britain’s Tasmanian Penal Colony and Australia’s History War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 (2008): 77-106.

作手法重构了“帝国哥特”中的探险活动，揭示出19世纪英国社会中流行的冒险和英雄叙事实际上服务于帝国扩张的宏大事业，充满殖民恐怖的塔斯马尼亚岛正是这一时期残酷殖民体制的生动例证。

### 三、种族主义的消解与多元共同体的建立

在“帝国哥特”小说中，主人公往往会陷入到所谓的“原始状态”（the primitive）之中，这被视为“更大范围内文明退化行为的寓言”（Brantlinger 229），象征着英国文明由进步走向后退。19世纪末，土著被视为尚未充分进化的原始人，“土著化”（going native）代表着返祖与退化，是“帝国哥特”小说中退化焦虑的基本构成。在《英国乘客》中，尼尔也关切了白人与土著社会之间的殖民遭遇主题，用幸存的结局改写了“帝国哥特”小说中的退化焦虑。一方面，白人植物学家蒂莫西·伦肖最终选择生活在塔斯马尼亚岛，其带有田园牧歌色彩的定居叙事替代了《黑暗之心》中库尔茨的毁灭式结局，由此拆解了渗透在帝国哥特小说中的“返祖恐惧”，为“土著化”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另一方面，同样经历被排斥命运的皮维找到了一个全部由混血儿构成的社群，尼尔通过构筑新型的多元共同体形式为塔斯马尼亚岛提供了关于混杂身份如何生存的解决方案。

和怀有宏伟的宗教与科学计划的两位英国乘客不同，植物学家伦肖并不是自主选择参与这趟探险之旅的。恰恰相反，他被教养良好的父母放逐到澳大利亚。小说中这一处理懒散年轻人的完美办法亦是对维多利亚时期英帝国将无用之人打发到殖民地的一种回顾。然而此放逐之旅却使得对一切不感兴趣、缺乏目标的伦肖在经历了极端环境的生死考验并侥幸存活之后完成了自我肯定与重塑过程，最终选择定居在塔斯马尼亚岛。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威尔逊与波特之间的矛盾达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波特联合随从的仆人们一起反对威尔逊的冒险主张，在肢体冲突的过程中，伦肖为了保护土著人皮维而坠下悬崖。如科尔克与古特本所言，白人乘客陷入了一场“自我毁灭式的斗争，经历了文明化自我的残酷退化”（17）。这一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帝国哥特”小说中将道德衰落视为种族退化的譬喻。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看，“斯芬克斯因子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二者之间的不同组合和变化催生出文学作品中一系列伦理事件与伦理冲突，传递出不同的道德含义”（“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389）。其他白人乘客面对伦肖遇险的危急状况时，并未开展救援，而是将其遗弃。此行为是在“兽性因子”的作用下对社会道德规约的背离。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土著人皮维面对身处困境的伦肖时，“人性因子”占据了主导地位，促使他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及时对伦肖施以援手。通过这一情节，尼尔透视出英国殖民者所谓的道德优越性不过是服务于殖民侵略的话语建构。

但是与威尔逊的幻灭不同，伦肖在深入探险的过程中与塔斯马尼亚的自

然产生了深层的联结。与“帝国哥特”小说中常作为背景的神秘的、带有危险气质的异国情调不同，伦肖眼中的塔斯马尼亚岛带有平静安宁的色彩。由此，他获得了一种“奇怪的满足感”，甚至感觉“在家里一样”（373）。在某种意义上，伦肖决定留在塔斯马尼亚岛意味着他获得了新生与救赎。“一般而言，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伦理，就是人在无形中自我约束的精神力量，就是人在习惯中形成的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规范”（“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566）。通过和前囚犯谢泼德一家共同生活，伦肖参与到种植蔬菜、修补羊圈等农场生活之中，这些活动让他找到了真实自我，建构起新的伦理身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建立在定居叙事之上的归属感实际上改写了“塔斯马尼亚人”的真实内涵，尼尔在不经意间用定居者殖民的叙事代替了土著人的生活经验，实际上是对白人拥有土地这一主张之非法性与不合理性的忽视。伦肖最终的结局摆脱了“帝国哥特”小说中常见的毁灭性结局。通过这一人物，“帝国哥特”小说中成为野蛮人的退化恐惧被彻底摒弃，“土著化”反而成为摆脱创伤性过去的一条理想途径。

尼尔也将关注视角放置在白人土著混血——皮维之上。皮维是白人侵略者强暴土著女性所生的后代，他的母亲出于忿恨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白人的复仇行动，并主张以暴力反抗的形式抵制殖民活动。皮维身份的混杂性具有双重表征，不仅体现于他的混血血统，文化上的杂糅构成了另一维度。他生长于塔斯马尼亚岛，以土著人的本土生活方式生存，认同土著人的世界观与自然观，习惯于部落之间战争和迁徙的生活模式，和岛上的土地建立起深厚的情感联结。在面对白人殖民者时，他最初天真地希望通过主动学习西方文化和接受西方教育，就可以获得殖民者的认可，进而改变土著人的生存境遇。他用英文给司令官写信，提出自己对于土地分配与囚犯治理的诉求，但毫无疑问他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在白人司令官及其夫人看来，皮维对英国人拙劣的模仿让他成为一名“麻烦制造者”（312）。皮维这一形象生动展示出殖民遭遇后土著居民所深陷的本土与欧洲之间文化模式的对抗之中，小说视角转向被殖民者身份杂糅问题的探讨。

在白人看似友好的许诺下，土著人被强制迁移到指定的生活区域。然而，由于白人带来的疾病和持续的虐杀行径，致使塔斯马尼亚人口在不停地缩减。皮维也逐渐洞悉白人殖民者的残忍和伪善，不再天真而盲目地迷信白人文化，转而更多地去探寻自童年始便与这片土地及土著文化建立起的联结。最终，他发现了一个同样由土著混血构成的群体。皮维成为了混血身份的象征性存在，在“皮维的社群”（Peevay's Mob）这一多元化集体中，他担负起教育的职责，他对白人文化开展了更为辩证的反思，在向同伴传授英文书写和法律知识的同时，时刻铭记殖民主义的危害，反复强调殖民者的危险特质，不断揭露“白人的诡计与宗教的骗局”（449）。皮维最后接纳了自身身份的杂糅性，与自己的混血身份达成和解，融入到混血共同体之中并找到了前所未有的

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皮维说道,“他们都是我的兄弟姐妹”(448)。如批评家所言,作者尼尔肯定了杂糅的价值,尽管同时也指向了侵略与个人痛苦历史的连结。<sup>1</sup>尼尔以此来回写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白人对混血的排斥情感。这一时期广泛弥漫在社会中的分类焦虑导致维多利亚人强烈拒斥边界的跨越,“帝国哥特”小说中对混血的担忧成为这一焦虑的重要表征。与之相对,在皮维的自我叙述中,混血儿们所构成的新共同体反而成为了延续塔斯马尼亚血脉的力量。如批评家玛丽亚黛莱·博卡迪(Mariadele Boccardi)所言,这一多元化集体是皮维的理想之地,“既不同于代表着殖民权力的圣经中的伊甸园,也不是他童年时所熟悉、被殖民进程摧毁的乐园”(123)。

在小说结尾,尼尔为殖民地提供了一种可替代性的生存模式,即多元共同体的成立。一方面,尽管白人植物学家伦肖的定居叙事依旧值得怀疑,但的确可被视为对“帝国哥特”小说中“土著化”(即人性退化)结局的彻底摒弃,而皮维最终归属的混血社群则旨在解决“帝国哥特”小说中作为负面形象出现的混血儿的生存境遇。不论是伦肖还是皮维,他们都成为了各自意义上的“塔斯马尼亚人”,尼尔通过复杂化这一概念使得读者再次审视19世纪殖民遭遇所带来的文化冲突问题。伦肖通过与殖民地的联结实现了个体身份的重塑,而皮维则在与殖民者文化的互动中完成了身份的动态构建。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对退化恐惧的挑战,更是对白人文化的反思与对土著文化的重新评估。

### 结语

如批评家凯莉·赫雷(Kelly Hurley)所述,19世纪末“‘帝国哥特’描述了英国人与被殖民主体之间的危险遭遇”(195),而对“帝国哥特”的回写则是当代小说家对殖民时期哥特话语的再一次审视。“在后殖民新维多利亚小说中,对于殖民地‘他者’的描写从边缘走向了中心,从背景来到前台”(金冰124)。在《英国乘客》中,尼尔引入了多维度的叙事视角,土著人的声音与经历为“帝国哥特”小说中缺乏本土视角提供了补益,揭示出帝国殖民扩张行为给殖民地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尼尔的小说超越了“帝国哥特”小说传统的单一叙事框架,转而将关注点放置在塔斯马尼亚岛的殖民过往所造成的个体性与群体性创伤的再现之上,并反向运用怪物话语书写对英国自我与殖民他者进行了重新解读,成为了后殖民作家对“帝国哥特”进行逆写的杰出典范。

此外,尼尔在小说中重塑了19世纪塔斯马尼亚作为哥特空间在英国想象和澳大利亚现实两个维度的同步展开,从殖民地角度切入进一步阐明了“帝国哥特”小说所寓居的历史语境,即所谓的英帝国巅峰时期,对殖民地的人

1 参见 Michael L. Ross, *Race Riots: Comedy and Ethnicity in Modern British Fiction*, Montreal: MQUP, 2006, 267.

而言意味着一种全面性的摧毁，甚至是种族灭绝的惨剧。从另一角度看，被编织进19世纪社会集体潜意识中的帝国焦虑症候被尼尔运用为对殖民扩张事业正当性的质疑。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带来的只有暴力与创伤，传统的宗教崇高愿景最终也不得不被殖民统治下的恐怖所取代。“帝国哥特”小说中蕴含的退化恐惧实质上反映了英国对种族纯洁性的忧虑，而这种忧虑在深层次上是帝国主义逻辑下对白人至上地位的捍卫，进而被用作支持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同时尼尔也提请读者注意，殖民创伤之根源是殖民者的暴力行径。尼尔在对“帝国哥特”小说的戏仿中涵括了对19世纪的想象性重构，这一重构让读者重新审视“帝国哥特”小说在帝国殖民事业中发挥的推动性作用。“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14）。尼尔的书写通过对塔斯马尼亚殖民历史遭遇、土著文化传统与族裔身份建构等问题的复杂化观照，对19世纪英帝国殖民主义伦理进行了质疑和批判，为现今全球化语境下流散族群的文化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多元辩证视角。

## Works Cited

- Brantlinger, Patrick. *Rule of Darkness: British Literature and Imperialism, 1830-1914*. New York: Cornell UP, 1988.
- Hurley, Kelly. “British Gothic Fiction, 1885-1930.”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othic Fiction*, edited by Jerrold E. Hogl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2. 189-209.
- Heller, Tamar. “Heart of Darkness: Teaching Race, Gender, and Imperialism in Victorian Gothic Literatur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Gothic Fiction: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Traditions*, edited by Diane Long Hoeveler and Tamar Heller. New York: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003. 159-167.
- Illot, Sarah. “Postcolonial Gothic.” *Twenty-First-Century Gothic: An Edinburgh Companion*, edited by Maisha Wester and Xavier Aldana Reyes.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19. 19-33.
- 金冰：“西方文论关键词：新维多利亚小说”，《外国文学》4（2022）：119-128。
- [Jin Bing. “Neo-Victorian Fiction: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4 (2022): 119-128.]
- Johnson, A. Frances. “Writing South of South: Extinction Discourse in Novelizations of Tasmanian Colonial Pasts.” *Australian Fiction as Archival Salvage*. Leiden: Brill, 2016. 193-249.
- Khair, Tabish. *The Gothic, Postcolonialism and Othernes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9.
- Kneale, Matthew. *English Passenger*. London: Penguin Book, 2001.
- Kohlke, Marie-Luise and Christian Gutleben, eds. *Neo-Victorian Gothic: Horror, Violence and Degeneration in the Re-imagined Nineteenth Century*. Amsterdam: Rodopi, 2012.
- Macintyre, Stuart. *A Concise History of Australia*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9.
- Madley, Benjamin. “From Terror to Genocide: Britain’s Tasmanian Penal Colony and Australia’s

- History Wars.”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1 (2008): 77-106.
- Malchow, Howard L. *Gothic Images of Race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6.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0): 12-22.]
-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
- Ross, Michael L. *Race Riots: Comedy and Ethnicity in Modern British Fiction*. Montreal: MQUP, 2006.
- Smith, Andrew and William Hughes, eds. *Empire and the Gothic: The Politics of Gen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 Wisker, Gina. *Contemporary Women's Gothic Fiction: Carnival, Hauntings and Vampire Kisse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16.